



越读者

沒有越界，不成阅读，尤其在网络时代。

郝明义 著

张妙如 图



Reading in the Internet 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assion
of the books, by the books, for the books

越读者

郝明义 著
张妙如 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读者 / 郝明义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6981-1

I. 越 ... II. 郝 ... III. 读书方法 IV.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9389 号

责任编辑 : 王培元

特约策划 : 秦俟全

装帧设计 : 张士勇工作室

越读者

郝明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75 插页 4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981-1

定价 32.00 元

除了爱情，
没有任何事情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
迟来的开始也可以如此美好。

即使爱情，
也没法像阅读这样让我们觉得，
越界之举，可以如此新奇。

序言

钱理群

本书原是为台湾读者写的，我读了以后却觉得非常亲切，许多地方都深有同感，并且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些联想。而作者在书中说，读了一本书，有了联想，就应该“快记下来”：这也是读书的重要方法。那么，我就这样写一篇“读书笔记”吧。

打开书，就读到一句话，让我触目惊心：我们犹如“原始人”，“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

郝明义先生讲的是我们的“阅读”：“我们置身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丰饶的阅读时代。以书籍来说，中文每年就有将近二十万种的新书，无所不有。何况还有无数方便可得的外文书籍。以网页来说，全世界又以难以计测的速度在分分秒秒地诞生着新网页。还别提那许多转发的email、讯息。”但也恰恰是这个时代，人们越来越放弃了阅读，或者把我们的阅读局限在越来越狭窄的范围内。这阅读环境条件的丰饶与实际阅读的贫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阅读贫困的背后却是精神的贫困：这正是真正让人焦虑不安之处。

在郝明义先生看来，原因就在于，我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局限于一些界限之内”。是些什么界限呢？郝明义先生说：“界限，可能是考试教育锁定教科书与参考书所形成的，可能是中、大学长达十年时间阅读胃口的影响所形成的，可能是踏入社会后的现实压迫所形成的。可能是对于‘网络’与‘书籍’一些既定印象及使用习惯所形成的。”这

里所谈到的两点：教育的原因以及对网络的认识问题，我以为都是抓住要害的。我的联想也因此而产生。

先说“教育”。本书引用台湾“中科院”副院长曾志郎先生的话说：“阅读是教育的灵魂”。这是对教育本质的一个深刻揭示。我曾经说过，学校教育的全部工作和意义，就在于为学生打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其主要途径就是引导学生读书。而读书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一书在手，就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自由穿梭于古今中外，漫游于人类所创造、拥有的一切文化空间，在阅读中重新经历、重新感受书本中的生活。因此，中小學生不是水手，却可以借助《鲁滨孙漂流记》而漂洋过海；不曾经历战争，但可以通过《三国演义》和曹操、关云长一起驰骋古战场，等等，这就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尽管书本提供的生活、精神资源，还需要经过今后一生的实践，不断注入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才能真正化为自我生命的有机组成，但在人生的起点上，通过读书打开一个足够开阔的文化空间，从而达到精神空间的扩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注重的是经典阅读，孩子们就可以与创造人类和民族精神财富的大师巨人对话、交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小學生、大学生正是通过读书，进入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文化殿堂，吸取前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精神资源，在文化传递中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过程，我们平时讲年轻人的“成长”，讲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蜕变和发展。（参看拙文《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文收《我的教师梦》）

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对教科书的阅读，应该是基本的。如郝明义先生所说，“教科书，是近代有了学校体制后，

对学生心智成长所提供的浓缩维生素”，好的教科书是科学地概括集中了学科的基本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的，它成为学生进入“文化之门”的主要途径，本来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在今天所实行的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中，教科书的阅读与学习，成了应试的敲门砖，这就必然远离其打开进入文明殿堂的“一扇窗户，一扇门”，从而开启心智的本性，而成了必须死记硬背、盲目信从的僵硬无趣的“知识教条”，不但完全扼杀了学生的怀疑精神、独立思考和作为求知的基本动力的好奇心，而且事实上形成对学生的精神束缚、压抑，以至奴役。这样的“阅读”，就从根本上倒了学生的“胃口”，使本来是最有趣、最有创造性，因而最能吸引充满求知欲的年轻人的阅读（包括教科书的阅读与学习）变成了学生厌恶的、避之不及的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学生因此而一生远离阅读；而另一些学生则逐渐习惯于这样的“教科书阅读”，以致不知道离开了教科书还有什么可以阅读，也不知道除了死记硬背，还有什么阅读方法、方式，成为“书橱”和“书奴”，一个有死知识、无文化、无精神的畸形人。

另一方面，将学生的阅读视野完全限制在教科书阅读、学习的范围内，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如郝明义先生所说，本来阅读是可以、应该满足多种需求的，有生存需求的阅读、思想需求的阅读、工具需求的阅读与休闲需求的阅读，等等。郝明义先生将其分别比喻为饮食中的“主食”、“美食”、“蔬果”和“甜食”，如同身体的健康需要“饮食平衡”一样，精神的健康也需要“阅读的平衡”。如前所述，教科书的阅读现在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生存需求阅读，如果将其绝对化、唯一化，就破坏了阅读的平衡，更会引发精神的失衡，使人成为“单面的人”，除了死守住那点有限的生存技能之外，既不懂得追寻思想之美，也不会享受自由驰骋于精神世界的快乐，并且从根本上堵塞了“为人生开启

各种不同的想象与可能”的发展之路。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仅在中小学教育中，造成了以应试为中心的生存需求阅读成了唯一的阅读，如郝明义先生所说，我们的中小学生事实上是“我考故我在”，他们是为考试而生活、而存在的；而且，我们的大学教育，大学里的阅读与学习，也同样是以“就业”为唯一目的，同样是以就业为中心的生存需求阅读为唯一的阅读。而这样的生存需求阅读的眼光是极其短视的，如本书所引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所言：“（在太功利的社会里）如果预先决定未来的职业，再把受教育完全当作为就业作准备，这会妨碍现在的智能发展，从而使为未来就业作的准备大打折扣。”这样，就实际上把自己的人生之路引向狭窄化和极端实用化、功利化。

而这样的生存阅读的唯一化倾向，还必然延伸到学校教育结束以后的社会阅读。郝明义先生在书中谈到，他在飞香港的商务舱内看见一位衣着时髦的小姐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边看边作笔记；最后发现她读的是一本谈如何成功的畅销书，令他大失所望。没有想到，我自己也很快有了类似的“发现”：国庆长假我第一次出门，地铁拥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幸而得一小伙子主动让位，刚坐下就看见邻座一位打扮入时的小姐在埋头读书，从旁看去，是一本公务员考试的辅助读物，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我的反应，却比郝先生复杂，我还是有点感动：因为今天大陆的许多青年已经根本不读书了，这位小姐毕竟还在读书，而且又在国庆假日的喧闹中，或许她也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有几分无奈吧。当然我也有些担心：如果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一辈子都局限在求生性阅读，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想，不仅会造成前文所说的人的精神的僵化，以至奴化，而且也会造成阅读眼光、品位的扭曲和阅读能

力的缺失。即使偶尔有一点休闲的阅读需求，也会因阅读鉴别力的丧失，而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误将“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当作“滋养品”“大口吞下”（《我们要批评家》）：其实休闲阅读也是有品位、品格的高下的。“思想需求的阅读”当然就更是在“读不懂”的借口下，被拒之门外了。这同样都是反映了精神的荒芜、心灵的缺失的。

我曾经说过，自己最感痛心的，是和应试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大陆的中学教育；最为担心的，是和就业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大陆的大学教育。（参看拙文《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文收《我的教师梦》）读了郝明义先生的书，才知道这是海峡两岸教育的通病。——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阅读贫困”，其背后隐藏着的，正是这样的共同的教育危机。

其实，郝先生的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还是他关于“网络认识误区”的讨论。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网盲。郝先生在书中谈到，有两位家长，一位为孩子日益偏向于使用网络而不接近书籍而烦恼，另一位则主张以平常心对待。我大概是采取后一态度的。但在郝先生看来，这都是在以不同方式“延续书籍时代的思维”，是需要质疑的。

让我信服的，是郝先生讨论问题的历史眼光。他提醒我们注意：即使是书籍的阅读也只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演化的四百万年历史中，五千年前学会阅读文字、一千年前懂得使用书籍，“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且文字和书籍阅读带来的，也不仅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前所未有的大推进，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局限：文字固然提供了“一个可以极为抽象又方便地认知世界的方式”，但却也导致了“我们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逐渐退化”；书

籍把“文字的传播力量做到最大的扩散”，也使“我们容易疏忽——甚至，贬低——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有了这样的历史的眼光和立场，就不会将书籍阅读绝对化，而看清“书的需要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人类在使用了文字和书籍一段路程之后，又透过科技发明了一种新的形式，企图摆脱文字和书籍阅读的限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样，网络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就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这同样也是一个超越局限，又自然产生新的局限的历史过程。郝明义先生说得很好：“网络终将结合文字以外的声音、影像、气味、触感，甚至意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经验，让人类重归全观的认知经验”，也可以说是被书籍阅读压抑了的精神需求的一种释放。但这样的影像阅读，会不会形成新的遮蔽，造成阅读的平面化、世俗化，影响阅读的深度与个性化？而且也还有郝明义先生所说的局限：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网络阅读还远不是那样方便和舒适，内容与设计概念还没有独立，配合新形态的阅读所需要的新型服务还没发展成熟，等等。因此，网络阅读与书籍阅读还可能长期并存，形成互补；如郝明义先生所说，我们也要学会“善用‘网络’与‘书籍’的不同特质，来对待过去与新生的知识及资料，来对待‘影音像’及‘文字’不同的媒体”。

我更重视的是郝明义先生的警告：网络不仅创造了图像、影像、声音的重归所形成的新价值、新的可能性，而且使文字阅读和写作成为更加平民化、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社会行为。而我们的危险正在于，既可能忽视前者的新价值，又可能极不负责地，甚至是“粗鲁地对待文字这种在网络时代本应该更加精致使用的媒体”，那些所谓“火星文”，那些惨不忍睹的错字、别字、漏字不是已

经泛滥成灾了吗？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郝明义先生所揭示的网络所创造的“无中生有的阅读可能”，网络阅读所造成的“建立个人知识架构的可能”，利用网络上的资源与工具，“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像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一样进修”的可能……在这些方面，书中都有非常精到的分析，读者自去阅读，我就不再多作引述了。

总之，这是一本及时的讨论阅读的书，它让我们面对阅读的危机，又揭示了走出危机的新的可能性，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如何阅读”的建议，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我愿意将我阅读的心得和读者分享，并向大陆读者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推荐这本书。

2008年10月12—13日

一本期待了很久的书

洪兰

这是一本我期待了很久的书，一本没有说教、完全从读者观点出发的阅读书，尤其是作者对小说的看法，真是深得我心。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非常羡慕念中文系的同学，以为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小说，然后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做功课”，不必像我们一样，看小说得偷偷摸摸，有很深的罪恶感。后来一位从中文系转出来的同学告诉我，我太天真了，当看一本小说，心中必须存着分析的意图：分析角色、分析句法、分析句子背后隐藏的作者真正含意时，就将读小说的乐趣都剥夺光了。所以他转去念历史系，历史一样要分析，但是在读的时候，心中已经认为应该要分析，所以不会排斥它，分析就不认为是苦。

我听了大失所望，真是别家的草地比较绿，每行有每行的苦经。后来到美国去留学，看到美国的老师和家长都非常鼓励孩子看小说，他们的学生可以大大方方夹着小说在校园里走，不必觉得别人在读正书而我在看小说，反而是小说看得越多的人越自豪，在有文艺水准的晚宴上，主客谈的都是最新排行榜的畅销小说，没有看过的人插不上嘴，还觉得自己很逊。

这对在高中时被教官没收许多本金庸小说的我真是很大的冲击，常在想阅读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增广见闻，增加词汇，并透过书中人物来体会人生吗？如果是这样，看小说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禁止？现在很高兴，终于有人站出来把我心中的话讲出来了。

郝明义先生把阅读定义为给头脑的饮食，把它和给身体的饮食做了一个类比，也分成了主食——解决生存需求的阅读；美食——思想需求的阅读；蔬果——工具需求的阅读，和甜食——休闲需求的阅读。小说不为参考或查证，没有一定目的，纯粹为了娱乐、消遣，追求的是口感，依个人喜好而不同，所以作者说在飞香港的商务舱内看到一位衣着时髦的小姐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边看边做笔记，他很好奇是什么书这么吸引这位美貌的佳人，所以极力偷窥书的名字。到飞机降落，这位小姐把书合上，准备下机时，他终于瞄到了封面，原来是一本畅销的谈如何成功的书，令他大失所望，这小姐的美貌程度立刻大打折扣。的确，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很遗憾。

阅读小说很像书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卡通片中的主角想回家，但是人在千里之外回不去，他泫然饮泣，旁边人告诉他你回得去啊，不要哭，这个人随手在银幕上画了一个门，说我们可以画个门，门打开就回到家了，因为我们在卡通的世界中。他把门打开，果然就回到家了。这个例子的寓意很深，小说不是事实，但它是真实。在书中，我们随着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而忽喜忽悲，但是把书合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不曾发生过，还有什么比小说更好的教导学生人生意义的东西呢？

阅读真的就像那扇画的门，走进这个门，我们进入想象的世界，展开文字的翅膀，无远弗届，所以西谚说“打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像爱莉丝梦游仙境一样，经历人生各种逆境，身体忽大忽小，一句话说错就差点被红心皇后砍头，但是一觉醒来，仍在大树下，你会拍拍胸口，很庆幸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是看小说所产生丰厚的同理心感情会增加记忆的深度，下次碰到同样情境时，会提取书中的经验来应付。

书中检讨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喜阅读，郝明义先生把教科书归类为维生素，它补充我们的营养，但是它本身不是主食，不能跟淀粉质画上等号。如果教科书是维生素，它就可有可无，只要平日饮食均衡，没有摄取维生素，身体一样可以好好的，完全没有必要叫学生背教科书，维生素怎能当饭吃呢？如果把它当饭吃，这个人要生病的。

作者引用民初教育家夏丏尊先生的话：“教科书专为学习而编，所记载的只是各种学科大纲，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是对学习还是有价值的工具”，一语道破教科书的本质，它只是纲要，告诉学生哪些主题是应该要知道的，老师应该根据这纲要骨架去补充内容，去填上血和肉，成为活生生的人，一个再美的人如果只看到骨骼是无法产生美感的。这对历史来说尤其如此，历史是分析前朝得失，并从中汲取教训，它绝不是只背年代而已。很可悲的是现在大部分学生都不喜欢历史，因为背年代把他们的胃口给背坏了，标准答案也把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背不见了，作者说背书是把大脑的CPU当硬盘来用，CPU被浪费了不说，要使用起别的硬盘时，也无从使用起。

要求学生记住所有读过的书，就好像要求吃东西的人把所有他所吃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一样。叔本华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要求学生背书，错一个字要打一下是多么的不合理，只要入学考试不以教科书的内容为唯一出题根据，不考填空或选择题，而以学生的看法为主，目前的歪风会改正很多。阅卷的公平性可以借鉴作文的阅卷方式，毕竟电脑阅卷是公平的手段，学生大脑中读进去了什么才是考试的目的，不能为了手段牺牲了目的。

假如这本书能够使主管国家百年大计的教育官员看到阅读对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性，大力推展阅读，应该可以纾解

青春期荷尔蒙大量涌出的澎湃感情起伏，使孩子平稳度过青春风暴期。

十六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说：“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总之，读书能陶冶个性。每一种心理缺陷，都有一种特殊的补救良方。”每一种书都有它的作用，但是也没有什么是非读不可的书。胡适说：“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先广而后精，要让学生选择他喜欢的书。只要领进门了，我们就做到了启蒙的责任，以后的修行就在个人了。

这是一本教人如何起步，带他进入正确阅读之门的书，我极力推荐它。